

今日印度

下 册

杜 德 著

世界知識社出版



今日印度

下 册

杜 德 著

黃 季 方 譯

世界知識社出版

一九五三年·北京

R. PALME DUTT

INDIA TODAY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Ltd.

Bombay, 1949

本書係根據印度孟買人民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印度第二版英文
本譯出。本書第一版於一九四〇年在英國出版，第三版即印
度第二版於一九四九年在孟買出版。

目錄

第四部 動盪中的印度人民

第十章 印度民族主義的勃興

第十章	印度民族主義的勃興	三
第一節	統一與分歧	三
第二節	種姓、宗教、語言諸問題	一一
第三節	印度民族主義的起源	一九
第四節	國民大會的興起	二六
第十一章	民族鬥爭的三個階段	二六
第一節	鬥爭的第一次高潮（一九〇五—一九一〇）	二六
第二節	鬥爭的第二次高潮（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三〇
第三節	鬥爭的第三次高潮（一九三〇—一九三四）	三六
第十二章	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興起	四二
第一節	產業工人階級的成長	四二
第二節	工人階級的情況	四六

第三節	工人運動的形成	一六
第四節	政治上的覺醒	一四
第五節	密拉特審判	一九
第六節	密拉特審判後工人階級的重振	一四
第七節	戰前的巨大進展	一七
第八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工人階級	一四〇
第十三章	印度民主諸問題	一四
第一節	王公	一四
第二節	教派的紛爭	一六
第三節	多民族性與巴基斯坦	一七
第五部	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	
第十四章	憲法的戰場	一八
第一節	帝國主義與自主	一八
第二節	一九一七年以前的改良政策	一九
第三節	自治領地位問題	二六
第四節	一九三五年的憲法	二六
第十五章	大戰前夕的民族鬥爭	二九
第一節	新的覺醒	二九
第二節	一九三七年的大選勝利	三二
第三節	國大黨的省政府	三七

第四節	聯邦憲法與發展中的危機	三三
第十六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印度	三六
第一節	英國的世界戰略與印度	三九
第二節	民族主義與對外政策	四〇
第三節	印度與大戰（一九三九—一九四二）	四九
第四節	八月決議及其後（一九四二—一九四五）	五八
第十七章	最近的局勢	五〇
第一節	變革的世界中的印度	五五
第二節	一九四五—四六年民族運動的高漲	五七
第三節	內閣特使團	六三
第四節	蒙巴頓方案	六四
第五節	印度聯邦與巴基斯坦	六四
第六節	展望	三九

第四部

動盪中的印度人民

第十章 印度民族主義的勃興

在前面幾章，我們主要的已把印度人民不幸的記錄和情況作為歷史的客體來加以論述。一幅較為可喜的景象現在展開在我們面前——印度人民已作為歷史之主體了。

前面的分析已盡力把為印度人民爭取解放的進步運動準備條件，並使其成為不可避免的形勢和力量表露出來。這個運動在它的最初階段必然具有從外國的統治下爭取解放的民族民主鬥爭的性質，這種鬥爭是和農民從地主與放債人的桎梏下爭取解放的鬥爭並行而分不開的。

印度民族運動的歷史，就是這民族解放運動的前進意識與羣衆基礎的歷史。這運動從一個新興資產階級和自由職業階層的小圈子開始，帶着最狹小的目標，而在歷史的過程中，到今天才擴大到它的全部重要性與成就，並準備着一個更遠大的社會解放。

第一節 統一與分歧

首先我們面臨着一個特殊的問題，這問題雖然已在不同的階段改變它的方式，却還是時常被帝國主義的辯護者提出來的。

有沒有一個印度民族呢？各式各樣的種族和宗教的匯集，有着種姓、語言及其他區別的隔閡

和分裂，而且有着大相懸殊的社會和文化水平，居住在遼闊廣大的印度次大陸上，能不能作爲一個『民族』或是否曾經成爲一個『民族』呢？這不是把西方的概念錯誤地移放到完全不同的條件上麼？印度唯一的統一難道不是英國的統治所強迫造成的那種統一麼？

對於這個基本問題的商討已經歷了許多階段。舊派的帝國主義者把任何關於印度民族的概念輕蔑地斥爲幻想。在二十世紀，民族運動日趨壯大的力量使人們較廣泛地承認印度民族的存在，——無論如何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派是加以承認了；於是另外一種論調得勢了，說這種發展是英國的統治及英國自由主義理想的諄諄教誨的一個勝利的成就和明證。在最近時期，印度人民的下層大眾的政治覺悟的出現以及他們多民族性的日漸增多的跡象，給這個問題以一種新的看法。這種看法，如果正確了解的話，是並不違反印度的統一的；但它却被那種說印度教徒和回教徒是『兩個民族』的理論的特殊宣傳所曲解了。帝國主義的辯護者自然充分利用了後一種論調。

在民族主義運動的前進力量用懷疑態度來打破舊派帝國主義者的天真的自信以前，那些帝國主義者的答案一向是大言不慚的。

『並沒有而且從來沒有過一個印度』，約翰·史特拉契爵士(Sir John Strachey)於一八八八年堅定地這樣宣告，大有農夫在動物園裏毅然對抗長頸鹿的氣概：

『這是研究印度的第一件和最緊要的事——並沒有而且從來沒有過一個印度，或甚至按照歐洲的觀念，具有自然、政治、社會或宗教上任何一類統一的任何印度國家：沒有印度民族，沒有我們聽膩了的所謂『印度人民』。』(約翰·史特拉契爵士：『印度：它的行政和進步』，一八八八年版，頁五)約翰·西萊爵士的意見是同樣肯定的：

『以爲印度是一個民族的想法，是根據那種庸俗的錯誤，政治學的主要目的就是剷除

那種錯誤。印度不是一個政治上的名稱，而只是一個像歐洲或非洲一樣的地理上的用語。它並不標誌一個民族和一種語言的區域，而是許多民族和許多語言的區域。」（約翰·西萊爵士：『英國的擴張』，一八八三年版，頁二五四—七）

「榮譽是什麼？」約翰·福爾斯塔夫爵士（Sir John Falstaff）問道，又回答道：「一個字。在榮譽那個字裏面有什麼呢？那種榮譽又是什麼呢？屁。」以同樣深奧的現實主義精神，印度千百萬人從外國統治下爭取自由的鬥爭被我們現代的約翰爵士^①之流證明為一個『庸俗的錯誤』。所以奧地利帝國的理論家也自鳴得意地證明了意大利是『一個地理上的用語』。

那些早期的強調的否認既沒有能擋住民族運動前進的洪流，克勞特王朝^②的大臣們便改變了他們的策略；由於帝國主義起先否認它，然後壓制它的一切努力都已失敗了，現在另一種入時的論調是：如果有一個印度民族的話，那末，不言而喻，印度民族的存在便是對英國統治的成就的一種讚賞，因為是英國的統治使它產生的。對於這種說法究竟有幾分歷史的證明，我們將在下節加以考察。

可是，截然不同的論調，還是廣泛盛行的，暗中不是表示對印度民族的否認，就是要想辯護對它承認的十分遲緩。在近代英帝國主義關於印度的主要宣傳品西門報告書的『總覽卷』中，還可以見到它的氣焰萬丈，該書在一九三〇年曾被作為供給公眾關於印度問題的一種所謂資料文件而大量推銷的。這部著名的國家文件一開始就貿然宣稱『所謂「印度民族主義運動」』（照原文，

①「約翰爵士」並非真有其人，而是一般帝國主義者的泛稱。因為這裏所舉的史特拉契、西萊、福爾斯塔夫等人的教名都是約翰。——譯者

②克勞特（Carute）是英國國王名，統治期：一〇一七—一三五年。——譯者

這名稱是加引號的）實際上「公然冒充印度芸芸衆生中一小部分人的希望」。這種意見的輝煌見識不久以後就由一九三〇—三四年的和平抵抗運動的性質以及一九三七年的大選結果加以判明了。此後，這報告書接下去——始終標榜着完全科學地、公正地和客觀地提出單純的事實以供見聞——盡力用照例的畫幅，即印度的「問題」之「廣大與困難」、「面積與人口之廣大」、有不下「二百二十二種方言」的「語言之複雜」、「無數種姓的嚴重複雜性」、「宗教方面幾乎無限的分歧」、「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根本對立』」、這「許多種族與信仰的龐雜的匯集」、這「許多種族和宗教的聚合」、這「各色各樣人羣的薈萃」、以及諸如此類的大量文雅的措辭來嚇唬讀者。

這種方法的目的是很明顯的。它要在普通毫無成見的讀者心裏產生不可能有任何計劃使印度迅速獲得自主(Self-government)的印象，並誘導他得出下面的話來做他自己的主要結論（用奈文遜[H. W. Nevins]當時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刊物上真心誠意地評論這報告書時的話）：

『要建立（而不是鑑定）一種憲法或政府形式來適合於一個包含五百六十個印度土邦（名義上獨立的）、用二百二十二種各別的語言的種族、兩大敵對宗教的人民（單單在英屬印度有印度教徒一六八、〇〇〇、〇〇〇人和回教徒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下等人或「賤民」即所謂「不可接觸者」的次大陸，幾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難。……每一個想起印度的人，首先就應該知道這些赤裸裸的事實。如果他不知道，他就應當讀報告書第一卷。如果他既不知道又不讀，那就叫他不要開口。』（奈文遜，評西門報告書，載於『新嚮導』雜誌，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這樣性質的結論竟會被一個有同情心的左翼代表如奈文遜者發表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刊物上，而且這竟是最受歡迎的典型，不單在官方報紙上，而且在當時差不多全部左翼報紙上，自由黨的、工黨的或『社會主義的』，一律承認這官方宣傳的表面價值，這一事實表明了這種方法的成功。因為這種方法，儘管它那種大公無私和政治家式的對不愉快的事實加以承認的神氣，實際上畢竟是宣傳，而且是厚顏無恥的宣傳而已。它決不是提供那人人『應該知道的』關於印度的基本的『赤裸裸的事實』，而是懷着某種目的故意地挑選事實，而且還把一切造成那些事實的基礎的東西加以曲解。關於今日印度，關於所謂『問題的情況』的這幅官方的圖畫，隱蔽了要真正了解目前印度形勢的一切主要的東西，完全隱蔽了帝國主義對印度的剝削、英國金融資本在印度的作用、英國統治階級所得的利潤、造成人民的苦難的剝削方法、增長中的羣衆鬥爭（不管種族上和宗教上的分裂）和帝國主義鎮壓那鬥爭的方法等全部事實。這些都是一個誠實的社會主義刊物或民主刊物應當宣告爲人人『應該知道的』關於印度的最主要『赤裸裸的事實』。這報告書不這樣做（『西門調查團……已果敢而徹底地完成了它的工作。……就這第一次的報告書而論，對於約翰·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及其同僚處理其任務的勞心必須表示嘉許。我懷疑那最激烈的民族主義者是否能在主要的事實上指出嚴重的錯誤來。』——芬納·布洛克威〔Fennet Brockway〕發表於『新嚮導』雜誌，一九三〇年六月十三日），却親切地詳述凡是使得對印度人民不利的那些事實，並支持官方的『分而治之』的原則。

一個美國的公民，如果在一本英國藍皮書中讀到下面的對他國家的情況所作的公正觀察時，無疑地會大吃一驚的：

『美國次大陸是以氣候和地勢的最大參差不齊爲其特徵，而它的居民也呈現出種族和宗

教上的同樣差別。通常把美國作爲一個單一的實體，這種說法對於偶然的英國旁觀者說來，易於使那構成整體的許多種族與信仰的龐雜的匯集模糊起來。單單在紐約市，可以找到將近一百種不同的民族，其中有幾種的人數如此之多，以致紐約市同時是世界上最大的意大利城，最大的猶太城，最大的黑人城。如此繁雜多樣的成份的互相接觸，乃是易於引起最劇烈的社會集團衝突的原因。尤其在南部各州，這已引起了種族之間的騷擾和殺害，靠着有一個能够維持社會安寧的外來的公正政權，才能防止其常常發生。芝加哥暴徒的敵對幫派和紐約華僑行會的聲名狼藉，已轉移了宗主國對同樣迫切的問題的注意力，如分別存在於猶他州的摩門教徒、明尼蘇達州的芬蘭人、潮密士失必河而上的墨西哥移民、以及太平洋沿岸的日本人等；更不必說那大量的土著遺民了。」

然而這正是西門報告書處理它考察印度情況這項任務的精神。

的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國革命的前夜，關於美國人民不可能統一的類似的奧妙分析和「證明」，是在英國人的語調中同樣流行的。萊基(W. E. H. Lecky)在他所寫的歷史裏記載道：

「散佈在英國人的子孫之間的大羣荷蘭人、德國人、法國人、瑞典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構成了移民團的龐雜性，他們包含這樣多種類的政府、宗教信仰、商業利益和社會型式，以致就在革命的前夜，他們的聯合在許多人看來是難以置信的。」(萊基：『十八世紀英國史』，第四卷，頁一二)

又說：

●這篇大司讀賞的全文是出自佩琪·亞諾特(R. Page Annot)的手筆，錄自他的『論西門調查團報告書』一文，載於『勞工月刊』，一九三〇年七月號，該文是值得參閱的。

『居民中的這樣一大部分是從不同的民族中來的和具有不同信仰的新移民，由於幅員之遼闊和交通工具之不足，他們彼此頗少接觸，而孜孜求利的精神却特別強烈，這樣的一個國家未必會產生愛國心或感情的一致。』（同上書，頁三四）

一七五九年和一七六〇年在北美洲殖民地旅行的蒲那比（Burnaby）寫道：

『北美洲各別的移民團之間的懸殊甚於水火。……不同的移民團在性格上、風俗上、宗教上和利害上的差別到這種程度，以致我以為（如果我對於人類的氣質並非完全無知的話），只要聽其自然，那麼不久就會發生從大陸的這一端到另一端的內戰，而印第安人和黑人就更理由不耐煩地靜候機會來把他們一起殺光。』

著名的美國愛國人士奧蒂斯（Otis）在一七六五年寫道：

『上帝不容這些人對祖國不忠。要有這樣一天到來時，那就是一幅悲慘景象的開始。如果讓這些移民團聽其自然，第二天美國就會變成一個流血和混亂的屠場。』

近代死硬派的預言，說如果英國人退出印度，便將發生『屠殺與混亂的沉痛的呼號與哀叫』（邱吉爾），因此只是聽慣了的朗誦之登台重演而已。

因此，民主主義者要提防一個帝國的統治者在一個民族解放運動勝利的前夕所作的這些爲私利打算的預言和事實的介紹。

印度在過去歷史上統一的程度問題，可以留給歷史學家去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派的歷史研究，即使是站在帝國主義方面的，已不再盡力支持半世紀以前以極少的材料爲根據的那些西

● 關於這些及其他類似的引句，可參閱巴蘇少校（Major B. D. Basu）所著『印度貿易與工業之沒落』一書中有趣的附錄『當代印度與自由前夕的美國』，加爾各答版，一九三五年，頁二五四—六七。

萊和史特拉契之流的乾脆否認了。

『全印度政治上的統一，雖然實際上從未圓滿達成，却總是幾百年來人民的理想。像恰克拉瓦丁王 (Chakravartin Raja) 一樣的一統帝國的觀念貫穿着梵文的著作，而且在許多碑文上強調着。集合各民族以赴庫魯克歇德拉 (Kurukshetra) 之戰的故事，如在「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 中所述的，含有這樣的信念，即所有印度各民族，包括最南部的在內，都以真實的盟約團結一致，並關心全體共同的利害。歐洲的作家照例對印度的分歧比統一更有知覺一些。一位有非凡獨立精神的作家約瑟夫·肯寧漢 (Joseph Cunningham) 則是一個例外。當他描寫錫克人對一八四五年英國侵略的憂慮時，他記載那敏銳而正確的觀察道：「而且，從考布爾 (Caul) 到阿薩密盆地，以及錫蘭島，印度斯坦被認為是一個國家，而那裏的統治權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和一個國王或一個種族的優勢聯想起來的。」所以，二千餘年以來，印度始終保持着理想的政治統一。……

『毫無疑義，印度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基本的統一，比那地理的孤立或政治的宗主權所產生的統一深刻得多。統一超越着血統、膚色、語言、服裝、習俗和教派上的無數差別。』(溫遜特·史密斯 [Vincent A. Smith]：『牛津印度史』，一九一九年版，緒論，頁九—一〇)

目前統一的程度是更可重視了，在這裏，關於被帝國主義宣傳所大加誇示和強調為走向自主的障礙及必須英國繼續統治的理由的那些分裂，還需要說一說。

○ 摩訶婆羅多是印度古代二大史詩之一，完成於公元前十世紀，長達二十二萬行。另一史詩是羅摩耶那 (Ramayana)，長九萬二千行。——譯者

第二節 種姓、宗教、語言諸問題

無疑地，印度人民有着一個因襲的重担，過去的遺風，尙待克服的分裂和不平等，正如每一個民族都有它自己的遺產和特殊的問題一樣。必須自主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就是要使印度人民的進步領袖有機會來處理和解決這些問題，並引導印度人民循着民主與社會進步的途徑前進。因爲，特別是在過去半世紀的經歷已經證明，在帝國主義腐朽的近代時期（英國在印度統治的客觀上的進步作用在十九世紀上半期即已結束），對這些罪惡——如賤民制、種姓的束縛、教派的紛爭、失學之類的進攻，是越來越積極地由印度民族運動的代表所領導，而帝國主義則保持着阻撓印度代表們所堅持和要求的無數改革計劃的作用，並從事於支持甚至加深這些罪惡。

實際上扶植着和保持着一個被支配民族的分裂和落後性，甚至用行政方法來加深這些罪惡，却公然大言不慚地說這些罪惡是人民不配獲得統一和自主的悲哀的證明，這樣的一種政策宣佈了自己的罪狀。

關於成爲印度人民當前最嚴重和迫切的問題之一的社團分裂，即宗教的紛爭，需要在後面一章對這問題作一更詳盡的論述（參閱第十三章，第二、三節）。事實上，儘管有官方的否認，却可以舉出證據來證明，這種紛爭確是在英國的統治下作爲一種有意識的政策行爲來加以扶植的。真的，西門報告書本身也不得不承認，印度教徒和回教徒的敵對乃是英國直接統治區域的一個特點（『今天，在印度土邦中，教派衝突比較少見』——頁一九），而且在英國統治下增加了（『在一代人的英屬印度……成爲國內安寧的一種威脅的教派摩擦是極少的。可是，革新方案之提出及